

胡林翼致毛鸿宾信札八通考释*

项 旋

内容摘要:苏州博物馆藏有胡林翼致“寄云”“骥云”的未刊信札八通,均未收入目前所见《胡林翼集》《胡文忠公遗集》及相关论著。经考证,“寄云”“骥云”为毛鸿宾之字,这批信札作于咸丰八年至咸丰十年之间,内容涉及胡林翼督师援皖及杭州被围、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等重要史实,也涉及胡林翼在湖北修壕建圩、防堵捻军等情况,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史料价值。

关键词:胡林翼 毛鸿宾 信札 太平天国

胡林翼(1812-1861),湖南益阳人。字貺生,号润芝,道光十六年(1836)进士,授编修,先后充会试同考官、江南乡试副考官。历任安顺、镇远、黎平知府,咸丰四年(1854)迁四川按察使,咸丰五年(1855)调湖北按察使,升湖北布政使、署巡抚,咸丰十一年(1861)病逝,谥文忠。胡林翼是湘军重要首领,在同太平军作战时,用兵奇妙,几解困局。武昌失守,奉诏署湖北巡抚,与曾国藩围攻武汉,破武昌城。援赣、谋皖,并大力筹饷,整饬吏治。胡林翼大力举荐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,为时人所称道。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,与曾国藩、左宗棠、彭玉麟等并称为“中兴名臣”,论者对胡林翼给予高度评价:“中外论者服公治行才望,相与歆歔慨叹,金谓有清中兴之业,实基自公。”^①

胡林翼著述颇丰,同治三年(1864)武昌节署刊刻了《胡文忠公遗集》,由王士铎、朱荣宝、郭奎勋同校。此书为胡林翼守贵州、战湖北时所书奏疏、书牍、批牍等汇编。该集共十卷。卷一奏疏,卷二、卷三为守黔书牍,卷四至卷七为抚鄂书牍,卷八至卷十为抚鄂批牍。1989年岳麓书社编辑出版了《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》,收录杜春和、耿来金所编胡林翼往来函稿,包括发函420件,来函158件。199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胡渐逵、邓立勋校点的《胡林翼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(19FKS976)阶段性成果。

①梅英杰:《胡文忠公年谱》卷三,《湘军人物年谱》(一),岳麓书社,1988年,第235页。

集》，此集是胡林翼文字首次结集出版，收录范围包括奏疏、书牍、批札、家书、诗文联语等，以及胡林翼编辑并予以批注的《读史兵略》《读史兵略续编》，共计5册，但因多种原因，这一版本仍有遗珠之憾，失收甚多，并非全集。潇湘《〈胡林翼集〉失收家书38则见录》一文指出，《胡林翼集》失收家书达三十余则。此外，有关胡林翼的信札各地仍续有发现，如1981年蒋元卿、金杏村《胡林翼、吴汝纶、张裕钊致徐椒岑书信》一文披露胡林翼未刊信札两通^①，198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《清代名人信稿》辑胡氏手札一通，1992年档案出版社出版的《清咸同年间名人函札》收有胡林翼致毛鸿宾等信两通，湖南博物馆发现未刊胡林翼书札一册，2011年《湖南图书馆馆藏胡林翼行草手札》一文公布了其中的两通^②。

苏州博物馆古籍图书馆藏有胡林翼致“寄云”“骥云”的未刊信札八通，均未收入目前已出版的《胡林翼集》等相关著作。内容涉及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胡林翼督师援皖及杭州被围等重大史实，也涉及胡林翼在湖北修壕建圩、防堵捻军等情况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兹将这批信札悉数转录于次，考释人事，以飨同好。

苏州博物馆所藏胡林翼八通未刊信札的收件人为“寄云”“骥云”，指的是何人呢？需要加以查考。查《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》其中一通内载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四月二十日胡林翼“复毛鸿宾骥云大公祖大人阁下”^③，这里将“毛鸿宾”“骥云”并称。另外，《胡林翼集》收录的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胡林翼所作《复舒保》，其中有“湘抚新放毛骥云，其幕中人才及一切贤否，求丈示及为荷”^④。毛鸿宾于咸丰十一年新授湖南巡抚，符合这里所说的“湘抚新放”。综合上述两则材料，可以判断“毛骥云”即为毛鸿宾，“骥云”应是毛鸿宾之字，毛鸿宾又字“寄云”。实际上，《胡文忠公遗集》《胡林翼集》均收录了不少署名为“毛骥云”的信札，以往学界未做深究。如《胡文忠公遗集·抚鄂书牍》收录了《复安襄郢荆道毛骥云》《致毛骥云观察》等信札，均可由此判定收件人均为毛鸿宾。按：毛鸿宾（1806—1868），山东历城人，字寅庵，又字翊云、寄云，号菊隐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、给事中，数上封事论军务。咸丰三年（1853）回籍办团练，咸丰五年（1855），授湖北荆宜施道，调安襄郢荆道，后历任安徽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

①蒋元卿、金杏村：《胡林翼、吴汝纶、张裕钊致徐椒岑书信》，《文献》1981年第4期，第97—107页。

②《湖南图书馆馆藏胡林翼行草手札》，《文艺生活》2011年第8期，第6—7页。

③《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》，岳麓书社，1989年，第178页。

④胡林翼著，胡渐遼、邓立勋校点：《胡林翼集》，岳麓书社，1999年，第797页。

等。咸丰十一年(1861)授湖南巡抚,遣知府席宝田阻截石达开部太平军入湘。同治二年(1863),毛鸿宾擢升两广总督,后因任湖南巡抚期间有失察同僚之过,被降级调用,回归故里。同治六年(1867),山东捻军欲攻省城,毛鸿宾率民团为官军助战,同治七年因病而终。

—

骥云仁兄大人阁下:

顷奉来缄,备悉一是。除胡典史、黄经历业经撤任外,郑令^①应已离任,尚乞随时随事逐细察访,务求各员居官实际。夫吏治之不修,民心之所由变,即兵祸之所由起。总祈老兄于所属地方官吏严加整饬,实所至企。刻下九江军事如恒,惟皖逆勾结捻匪,逼近商固。弟已抽调九江步军三千并驻扎襄阳之马队二百名,前赴麻城、罗田一带防堵。总之,鄂居天下之中,四通八达,江皖一日不靖,楚境一日不安也。

复此。敬请台安。

愚弟胡林翼顿首,新正初十日

按:此信札未载年份。信札内有“皖逆勾结捻匪,逼近商固。弟已抽调九江步军三千并驻扎襄阳之马队二百名,前赴麻城、罗田一带防堵”一句。查咸丰八年正月二十日,胡林翼“奏陈豫匪窜扰光固调军先期移驻麻城酌量防剿疏”称:“皖逆勾结捻匪,扰近商、固,毗连湖北麻城一带,钦奉寄谕,派兵出境迎剿,即经臣等飭调九江步军三千,前驻襄阳舒保带马队二百名,驰赴麻城、罗田一带,扼要防御,相机进剿。”^②与信札所述同为—事。可见,此信札当作于咸丰八年正月初十日。咸丰十年景其潜致朱学勤手札中对当时“皖逆勾结捻匪”的形势也有详细记载,可做参考:“鄂北诸军又复败衄,不能自立,以致豫之罗光、商固,鄂之麻黄、蕲黄,一片皆贼,发逆皖捻,糅杂其间。”^③此外,胡林翼在信札中对湖北的战略地位有清晰的认识:“鄂居天下之中,四通八达,江皖一日不靖,楚境一日不安也。”可谓颇有见地。

①即郑魁士(1801-1873),直隶宣化人。道光四年(1824)由行伍考拔左营外委,历任把总、千总、守备、都司。咸丰元年(1851)跟随提督向荣到广西镇压太平军。升游击、副将。咸丰四年年底署安徽寿春镇总兵。咸丰五年攻夺庐州,加提督衔。咸丰六年会同巡抚福济督办安徽军务,实授寿春镇总兵。咸丰八年春,调赴江南大营,十二月授浙江提督。

②《胡林翼集·奏疏》,第385-386页。

③《景其潜致朱学勤手札》,《历史文献》2006年第10辑,第76-99页。

二

骥云仁兄大人阁下：

接奉惠函，具悉一是。建威前营^①板桥驻扎，近依仁宇，得以董劝时加，使诸事有所禀承，自能严明军政，和戢勇心，相与明耻教战也，深以为慰。近探皖贼^②渐逼而上，蓝逆带党入霍山，分途掳掠。此间已拨蒋道一军^③前往但店、松子关一带，相机策应矣。

泐此布复。即请台安。

愚弟制^④胡林翼顿首

按：此札尾没有写作时间，该信札中有“此间已拨蒋道一军前往但店、松子关一带，相机策应矣”一句，查咸丰九年八月二十五日，胡林翼复余际昌札称：“贼在霍山修筑城濠，预留退步，实急谋进步。掳人掳粮，日内必有举动。贼欲犯鄂，必非一路广罗之防，势将并警。前拨礼字二营驻守松子关，今又拨蒋道一军进驻上巴河、但店一带，相机策应矣。贼犯英山，万万不可轻战，坚持以待其弊，伺其瑕而蹈之，当能一发即破矣。增修营垒，确探贼情，预商应敌之法，贼虽多无患也。”^⑤可见，此信当作于咸丰九年八月前后。另信札有“近探皖贼渐逼而上，蓝逆带党入霍山”一句，这里的“蓝逆”，指四川农民起义军领袖蓝朝鼎。咸丰初年，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，云南昭通爆发了以李永和、蓝朝鼎为首的农民起义，他们以二三百人的小队伍进入四川，迅速发展壮大，鼎盛时达到三十万人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起义军在绵州（今四川绵阳）与清军决战失利，蓝朝鼎战死于丹棱。

三

骥云仁兄大人阁下：

接前月廿二日手书，领悉种种。双沟与黑龙集两处向系逋逃渊

①即胡林翼所率鄂军之一部，鄂军包括礼字五营，英字、恭字各营和建威营等，人数达八九千人。

②即屯军太湖、潜山的太平军陈玉成部。

③即蒋之纯所率之六营。

④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丁母忧，当守制三年，故函中称“制”，亦可判断此信札当为咸丰八年以后所写。胡林翼按制应丁忧三年，清廷因正值用人之际，准允胡林翼夺情。据载：“咸丰八年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在任丁忧，督臣官文奏请改留署，钦奉谕旨：胡林翼穿孝百日，仍着署理巡抚。如须扶柩回籍，再行赏假两个月，俟军务告竣，准其补行终制。”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中卷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221页。

⑤《胡林翼集·书牍》，第330页。

藪，刻下奸党解散，吠厖不惊，仰止声威，钦佩无已。现因春苗秀发，将该处防勇调回樊镇，以资训练而重边防，务农、讲武两为得之，应即如尊示办理。此间军事，涂军^①已围安庆，多礼堂^②之马步进逼桐城，余、鲍^③二军移驻霍山，防堵北路，希庵^④各营作游击接应之师，以备前敌援剿，皖南逆匪于二月廿七日阑入杭垣，三月初三日经张璧田^⑤总戎一战击退，危而复安，实为大局非常之幸。惟淡公殉节，不胜悲惋。闻少村^⑥已出城，弟已专人往迎矣。友朋之义，固不可以生死易心也。廷旨以浙省大致平定，飭将萧守^⑦援师撤回，盖天意注重皖北，急盼成功耳。袁午桥^⑧星使克临淮、凤阳后，又分兵剿平江浦，克期制胜，稍快人

①即曾国藩所统率之湘军，因曾国藩被称“涂帅”，其所率湘军往往亦相应被称为“涂军”。

②即多隆阿(1818-1864)，字礼堂，蒙古正白旗人。初为黑龙江骁骑校，咸丰时随胜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。同治初为钦差大臣，督办陕西军务，镇压回民起义。后被川滇农民军击伤，卒谥忠武。

③分别指湘军将领余际昌、鲍超。余际昌(?-1863)，湖北谷城人，咸丰初年从军，历官游击、副将，至河北镇总兵。从胡林翼等镇压太平军、捻军，转战湖北、安徽、河南诸省。同治二年，死于湖北麻城方家寨之役。封骑都尉世职，谥威毅。鲍超(1828-1886)，四川奉节人，行伍出身。咸丰四年(1854)以川勇投湘军，升至参将。后至长沙募勇，所部号“霆军”，在湖北、江西、皖南与太平军作战，以能战名。同治元年授浙江提督。后至闽、粤镇压太平军。同治六年在湖北尹隆河与淮军刘铭传夹攻捻军，被李鸿章劾以会师误期，愤而称病乞归，所部大半遣散。光绪六年授湖南提督，不久回籍病卒。

④即湘军将领李续宜(1824-1863)，湖南湘乡人，字克让，号希庵。咸丰三年(1853)以文童从军，后累迁知府。咸丰七年春，攻江西九江。旋回援湖北，在黄州、蕲水参与阻击太平军。咸丰九年授荆宜施道，次年迁安徽按察使。咸丰十一年擢安徽巡抚。十月调任湖北巡抚。次年复调安徽巡抚。四月抵六安，以图皖北。八月任为钦差大臣，督办安徽全省军务，随即以丁母忧离营回籍。

⑤即张玉良(?-1861)，字璧田，巴县人。咸丰元年(1851)从向荣镇压太平军，历任游击、副将、总兵、广西提督。与太平军战于杭州，被击毙，谥忠壮。

⑥即罗少村，为罗遵殿之子。咸丰十年二月，太平军攻打杭州，浙江巡抚罗遵殿自尽，其子少村年纪尚轻。

⑦即萧翰庆，字黼臣，湖南清泉人。咸丰元年(1851)，从都司徐大醇讨贼广西。三年，侍郎曾国藩治水师，翰庆投效营中，屡叙至千总。四年夏，争红旗报岳州捷，国藩奇其文雅，询为读书士，改叙从九品。以随剿粤匪功，屡擢至直州判。

⑧即袁甲三，字午桥，河南项城人，进士，授礼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，累迁郎中、御史、给事中。

意。季丈^①现已来营谈叙,藉以避湘中之要求,无求于世,意态坦然,将入洞天深处,亦非弟所能维系也。弟服张仲远^②方,脉息稍转,虽沉痾未除,而大致无碍,深荷注念,感何可言。

泐此奉复。即颂台安。

弟制胡林翼顿首,闰三月初二日

按:信札缺失写作年份。据信札所说“皖南逆匪于二月廿七日阑入杭垣,三月初三日经张璧田总戎一战击退,危而复安”,曾国藩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八日条载:“接张筱翁信,知浙江省城于三月初三日克复。张璧田提军玉良自江南来援也。”^③可判断此札应作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二日。这里所说的“淡公殉节”,即指罗遵殿殉节一事。罗遵殿(1798-1860),字有光,号澹村,安徽宿松人。道光十五年(1835)进士,历任知县、知府、布政使,咸丰九年(1859)出任浙江巡抚。咸丰十年初,太平军李秀成率部由皖南进入浙江,二月下旬攻下杭州,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,同治年间追赠右都御史,予骑都尉世职,谥壮节。

四

骥云仁兄大人阁下:

接奉惠函,备领种切。国家酬庸之典,非弟之所得而私也。前覆芑圃太守函,吴应祥、王心田每月各给银九两,兹并生员董玉崑薪水均经酌定,即如尊示发给。浙省于前月十八日被围,势殊岌岌,连旬阴雨,道远泥泞,援师兼程,亦虑缓不应急。倘杭垣不守,则东南之大命以倾,京国之仓廩亦竭。忧心如捣,为之奈何?

此复。即候台安。

弟制胡林翼,十二日

按:此札尾仅书“十二日”,从信札所说“浙省于前月十八日被围,势殊岌岌”,可判断信札写作时间应为咸丰十年(1860)闰三月十二日,与前述第三通内容相近,可互相参看。咸丰十年一月初十日,江南大营清军攻陷江浦、九袱洲,添筑堡垒,增掘长濠,加紧围困天京。为解天京之围,太平军采取声东击西、攻其必救的策略,疾攻杭州,打江南大营的背后粮饷供应地,以引诱

①即左宗棠。左宗棠将长女许配陶澍之子,胡林翼又为陶澍女婿,自左、陶联姻后,身为陶澍七女婿的胡林翼开始称左宗棠为“季丈”(左宗棠字季高)。

②即张曜孙,字仲远,江苏武进人,署湖北粮道。

③曾国藩: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》中卷,第20页。咸丰十年五月十九日,曾国藩日记记载:“杭州布置渐稳,张璧田已带万余人出剿嘉兴一路。杭州不再疏失,东南大局当可挽回。”

清军分兵,解除天京威胁。二月二十七日,李秀成率精兵攻杭州,三月十九日入城,浙江巡抚罗遵殿等死之。清廷急调江南大营总兵张玉良率部援浙。李秀成乃于三月初三日自杭州间道回援天京。闰三月,太平军五路并进,向江南大营清军发起猛攻。胡林翼在信札中忧心忡忡地说道“倘杭垣不守,则东南之大命以倾,京国之仓廩亦竭”,可见当时清廷对杭州的战略地位的重视,但恰恰是这一判断中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,最终导致围困天京达八年之久的江南大营被彻底粉碎,成为这场战争的重要转折点。

五

骥云、芑圃^①仁兄大人阁下:

奉到琅函,并承惠襄瓜,谢谢。皖中民事、吏事整饬需人,骥云兄何时可来皖商办一切?樊城濠渠、碣卡及买补仓谷等件,即请芑圃兄勉力行之,以为未雨绸缪之计,实所至感。

泐此复谢。即请勋安,附完芳柬。

弟制胡林翼顿首,七月初八日

平原阔博之地,有濠亦可为险。碣卡即立在濠之通路处,其余濠沟水深之处,即不必设碣卡也。老河口、樊城均旧有土城,并濠之旧迹可仿行也。又及。

按:信札缺失写作年份,信札中有“皖中民事、吏事整饬需人,骥云兄何时可来皖商办一切?”毛鸿宾咸丰十年方任安徽按察使,十月任江苏布政使,可据此判断信札当作于咸丰十年。另外,从信札内容大量涉及碣卡也可以看出,当写于咸丰十年胡林翼施行“碣卡战术”期间。咸丰十年,湘、楚军占领安徽西部地区,胡林翼视守城更重于守边。他认为“守城专一而功大”,把防御前沿向东推移,在安徽“英山、霍山、潜山等处因山设险,修筑碣卡,山势袤斜三百里……一律成功”^②。皖楚交界袤斜五百里,修建碣卡数百处^③。平时由团练巡防驻守,据守有城池可凭的重镇要隘。经胡林翼规划经营,鄂皖交界地区防御以安徽西部霍山、英山、潜山的山险碣卡为第一层门户,以

①即金以诚,曾任镇江府知府。赵烈文《能静居日记》同治三年条载:“张杞堂已至如约,并识金芑圃观察,周子佩太守。金名以诚,杭州人。”(参见赵烈文:《能静居日记》,岳麓书社,2013年,第820页)

②胡林翼:《陈报江北楚军启程日期疏》,《胡文忠公遗集·奏疏》卷三八,同治六年黄鹤楼刻本,第21页。

③胡林翼:《请缓提漕折银两暂资饥军接济疏》,《胡文忠公遗集·奏疏》卷三九,第24页。

湖北麻城、罗田、蕲水、蕲州等县的山险碉卡为第二层门户,成为一个守边与守城相结合、团练与湘楚军相配合的纵深防御体系。胡林翼视此为得意之作,自称经营多年,“心力颇瘁”,“擘画精详”^①。信札所见,胡林翼认为设置碉卡当视地形条件而定,因地制宜,其平原阔博之地,即设碉卡于濠之通路处,而濠沟水深之处,则不必设碉卡。可以说,此信札是关于胡林翼碉卡战术实践的重要文献。

六

骥云仁兄大人阁下:

七月初八日奉到六月廿八日书,敬悉。请觐之折,业经拜发,俟奉到硃批,即乞寄示。阁下新病之后,精力自难一猝复元,然吾侪效力时艰,惟有鞠躬尽瘁。弟虽善病如长孺,不敢不努力为之。况皖省涂炭,郡县为墟,吏事、民事皆付之不可问。帝念恫瘝,重咨平决,而明刑弼教,皆待阁下改弦更张。开草昧而布经纶,答宵旰之忧勤,慰斯民之涂炭,均在于此。惟望阁下之集思广益,开诚布公耳。弟请阁下襄办征皖营务,非徒私爱阁下。他日崇勋节钺,胸中何可无数万甲兵,敷历封圻,练习军旅,实于阁下有厚望焉。阁下岂有意乎?

泐复。即请台安。

弟制胡林翼顿首,七月初九日

濠土城必有濠,濠必有通车马之路,其通车马处即应设碉,其不通车马处即不应设碉。所谓沟洫,是以限戎马之足也。筑城濬深沟,老河口、樊城均为切务,襄城尚不急之也。

按:此札缺失年份。信札说“皖省涂炭,郡县为墟,吏事、民事皆付之不可问”,应指咸丰十年安庆之战。信札又说毛鸿宾“阁下新病之后,精力自难一猝复元”。咸丰十年六月初七日,胡林翼复信毛鸿宾亦称:“清恙未愈,深以为念。惟冀加意调摄,保卫精神,实所至企。”^②此札当作于咸丰十年七月初九日。胡林翼复信毛鸿宾同时提及碉楼之事,“碉楼工费,此间每座不过二百数十千文,业已办有成效。襄阳木工工程较贵,必不至千串之多。应请老兄核实筹办,以节浮糜。至老河口之土堡、土濠,一律修复,因利乘便,应即实力行之”,与信札所说的老河口、樊城筑城濬深沟之事若合符节。

^①胡林翼:《谕粮道唐》,《胡文忠公遗集·批牍》卷九,第10页。

^②《胡林翼集·书牍》,第573页。

寄云仁兄大人阁下：

迭奉初二、初五等日惠函，聆悉种切。浚濠修垒，所以固圉庇民。阁下筹画周详，法良意美。樊城、老河口各处应一一如尊示办理，现已札饬府县，实力举行，坚实落成，则我公之造福于楚民者不少。碉楼估价颇昂，阁下缕陈颠末，实有不能再减之势，设险守国，只须于事有实济。弟无吝心，勇丁须加予犒赏，可谕令照办。稼如吴君阁下已订同赴皖江之约，主宾氛谊能不依依？惟涤帅刑幕需人，所有公私事件，应请其迅速办理，由轻舟泛入汉、入江晤香雪^①，领取川资，即日由江东下赶赴祁门，如涤帅于江西已得人助理，阁下仍可敦践成约也。

泐复。即请台安。

弟制胡林翼，七月十五日

按：从内容来看此札是胡林翼接毛鸿宾书信后的回函。札尾仅书写月日，缺年份。据信中所言“涤帅刑幕需人，所有公私事件，应请其迅速办理……即日由江东下赶赴祁门”一句，这里的“涤帅”即曾国藩，由此可以判断此信当作于咸丰十年（1860）曾国藩驻军祁门期间。咸丰十年，清军江北、江南大营被破，曾国藩挥师皖南，驻军祁门。从信札内容看，胡林翼极力举荐毛鸿宾至曾国藩处做事，其举荐确实也收到效果。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三日，曾国藩即上折保荐毛鸿宾任江苏布政使，奏折称：“查有安徽按察使毛鸿宾，朴实廉正，练习吏事，忠爱之忱，郁于中而溢于颜面。昨经官文等会奏，请饬该臬司赴皖北总理楚军营务，兼办皖南北地方事宜，业荷恩准在案……查汤云松帮办苏属团练，势难绕赴臣营。如蒙皇上天恩，将毛鸿宾升授苏藩，即饬该司随臣同驻一处，俾臣得专心军务。而地方事件之应恪遵成法者，交毛鸿宾综理，庶纪纲不至久弛。”^②清廷最终同意曾国藩的建议，毛鸿宾由安徽按察使擢升至江苏布政使。毛鸿宾与曾国藩为同年，学界多谓曾国藩是毛鸿宾的举荐人，而此信札揭示胡林翼在其中也扮演了中间人的重要角色，值得重视。

①即李荫芬，字香雪，曾总管全省牙厘总局，为胡林翼抽厘筹饷。咸丰六年十一月，湘军攻陷武昌，胡林翼遂在省城设立湖北牙厘总局，并以李荫芬总办全省厘务，厉云官、蒋照总司出纳，将劝捐、征厘活动推广全省，以筹军饷。

②《曾国藩全集·奏稿》中卷，第46页。

驥云仁兄大人閣下：

八月初四日得七月廿五日書，敬悉。奉到硃批，帝念皖難，望我公之拯救斯民于水火也。盜賊縱橫遍天下，而大沽夷情決裂，京師戒嚴，主憂臣辱，悲憤實深，戰栗罔措。豫捻志在擄掠，垂涎于楚，啟守力難獨任，重以父老攀轅，情意篤摯，閣下自須妥為部署，稍慰士民之心。弟心終以樊城、老河口堡工、濠工未竟為念，當弟函請修建堡濠之時，張實君^①以捻匪不來樊城為詞，城陋不戒君子。夫莠之必亡，啍啍自樂，與燕雀之識何異？士大夫尚倡為異說，宜商賈之鄙吝而不自警備也。兄其董戒惟嚴，密函告我，事定即請閣下击楫東下，吳君亦可偕來，滌帥刑幕倘已得人，閣下仍可敦踐成約也。本日得滌帥來咨，請閣下旬宣蘇省，業經入奏，抄咨寄上。

即請台安。

弟制胡林翼，八月初五日

按：此札缺失年份，據考當作于咸豐十年八月初五日。查咸豐十年（1860）七月初五日，英法聯軍攻占大沽炮台，七月初八日攻陷天津。天津陷落后，咸豐帝急命大學士桂良、直隸總督恒福為欽差大臣，赴天津與英法聯軍議和。英法聯軍因天津談判無結果，八月初四日進犯通州張家灣。同日，僧格林沁兵敗，通州失陷，聯軍繼續向西推進，北京岌岌可危。胡林翼寫于八月初五日的信札所說“京師戒嚴，主憂臣辱”應即指此事。八月二十九日，英法聯軍侵入北京，火燒圓明園，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段屈辱歷史。胡林翼作為晚清重臣，信札中對當時情形直言不諱地表達感受，可謂彌足珍貴。

【作者簡介】項旋，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。研究方向：清史。

^①據《胡林翼集·復襄樊厘局張實君二子》，張實君為襄樊厘金局主事者。